上回说到杨在渊每昼藏匿于窗帘之傍，隔墙而闻道，画地以书文，誊于芭蕉以记，篆于破壁以学。夜则躲于不远处之破庙里，点篝火以复习，虽不说通晓理义，但凡教授所谈之大道，必已谙熟于心，脱口可出。  
却说一日清晨，天昏露冷，云淡日曛，风扶弱柳凝霜重，烟笼酣菊寒嗅轻。怕应是来得太早，竟久久不见诵书之声。杨潜乃闭目养神，以提精气。待在这竹篱之下，竟却睡着了去，恰是过去不久，教塾里便已开始了一日之教程。  
说到这教书先生，姓韩，名璟，字伯璋，系唐礼部尚书愈之后，祖上世代居岭南，数居官位，璟少时聪颖，自幼识文不忘，有奇才，光绪初年进士甲子，官封内阁侍读学士，以傅帝王之学业，后因不满大清为谋安宁，割地赔款之事，痛吟道：  
山河寸土竞相离。  
乱世无情却畏输。  
多少英雄心上恨？  
不比王侯一纸书。  
便脱掉簪笏衣袍，弃门而去。  
唱道：  
纵是修得文武艺，  
不货昏庸帝王家。  
后被军机处逮捕收监，被打了个半死，最后是光绪怜其才，法外开恩，流放南方，遂躲到这长沙郡教私塾，去时怕已有二十来载。  
正是今日，韩璟先生所教之课题乃对联，只见教室中，韩先生出上联，交由学生们对下联，  
只见韩生题道，“上匾下联题文章，含诗词曲赋”，下有人举手答到“东园西池养灵秀，育鳞羽毛虫”，韩生点头微笑道，“不错，不错，却唯这个‘养’字不佳”，又问道，“有再佳者乎？”却见舍下学生议论纷纷，片刻，无答者，韩生叹道，“也罢，也罢，且听我再来一联”，韩生举目视窗外，见窗外莲舟轻漾，媛女长歌说道，“我就以窗外之采莲作题吧！”乃复言，“越女采莲秋水旁，不分花与面。”“秦郎驰马暮山间，孰是髯和鬃。”某处传来一声，韩璟讶然惊奇，闭目捋须道，“不错，不错，这位同学，请起立，我再考考你”，过了许久，却不见有人站起，在坐学生面面相觑，竟不知是谁人说地，先生乃问到，“方才是何人答道？”台下竟无人相应，不时，一生呼于坐，曰，“老师，方才之声似是窗外传来。”韩璟益是惊奇，暗想，“想我弘文馆名满三楚，天下之才，莫若诸生，介时却有非文馆之生，巧对如斯之联，不失章次，又恰入其名，实属不易，待我去瞧瞧”。乃引诸生出，却见一放牛儿伏于窗下，韩璟视之良久，却见此人形貌昳丽，身材修美，目有神兮炯炯，眉异常兮轩昂。韩璟上前问道，“孩子，方才可是你对出的此联？”却把杨潜一惊，这杨潜一直会神于所讲之功课，凝思于对联之上，浑然不知韩璟等来至身后，顿时不知所措，支支吾吾不知说何，乃置手于身后，正当这时，一学生喊道，“先生，他在这偷学，我好早就察觉到了”只见他眉作拱状，侧目白眼视之，一脸嫌弃之容，见先生不语，又复言到，“大清有例，偷学者当罚，无资者为先生放牛”。“窦车离，别乱说，现在是民国二年，莫扯些乱七八糟家伙”一旁一个学生骂道，“反正袁项城当总统也将一样”窦车离哼道，“你这是反革命，法当收监，重则株连”那学生复骂道，“莫倚地主之资，吐狗熊之舌”，“孔清平，你......你安敢这样骂我，待我叫家丁来收拾你”这窦车离气急败坏，怒目狰狰，“哼，这里非尔小儿作威作福之地”一旁众学生哂笑道。  
“好了，都别说了”，韩璟厉声说道，又复言，“清平，你也别说了，引众人进去”，乃和气地复问杨潜，“方才那联是尔所对？”杨潜俯首点了点头，“嗯”。“这学生不错”璟暗自称道，说，“我可再考考你否？”杨潜躬身做揖答“先生请”韩璟见其谦恭有礼，甚是喜欢，曰“前日我见得一联，乃宋时黄山谷所未对出者，联曰‘驾一叶扁舟，荡两支桨，扯三片大叶四片篷，从五，过七里滩，到八里湖，离开九江已有十里。’ 你可一试？”杨潜稍加思索，正见街头一乞丐经过，脱口便说道“系十个铜钱，提九斗米，着八尺长衫七尺裤，自六月五日起，经四家村，住三家店，拜访两户只剩一家”。韩璟思考一会儿，赞道，“一到十，十到一，对得好，对得好，想不到古来绝对，竟给你对出来了！”乃上前拊其肩曰，“小兄弟，你姓字如何？又为何在此处偷学呢？”杨潜答曰，“不瞒先生，我姓杨名潜，字在渊，自幼与师父居白鹤岭中，十二岁时因事下山，一者求学，二者寻亲，行至贵宝地，腹不饱盈，脚无着落，见先生课讲得好，却又无钱教起学费，就日窃听于外，夜省于庙中”，韩璟异之，问曰，“白鹤岭去此千里，你小小年纪，如何到的这里？”，“欲寻骨肉之亲，岂有嫌路遥之理，况晚生还知‘积跬步以致千里’之道理，乃边行边宿，已有两岁之期，竟不知来到了这里”，“你可有什么计算？”韩璟复问到，“我今暂歇于庙中，日学于弘文馆，至于双亲，今茫茫于世，不知何处，且再做长远之计。”杨潜答到，“若是我说无偿收容你入我学堂读书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杨潜讶然，四目直视韩先生，只见韩璟面容微笑，捋了捋胡须，潜识其意，立马跪于地三叩首道，“先生在上，请受学生三拜”，韩先生大笑，“哈…哈……快快请起”，乃上前搀扶，引其手便往学堂里去，当是时，杨潜却略带迟疑，未尝提步，韩璟乃顾曰，“怎么，还不想当我的学生？”，杨潜连忙说不，“那是为何？”韩璟问，“在渊自幼学于师父，倒也懂些礼数，今先生不做驱除，实已是大恩也，更无偿收容，此潜万万受不起耶！”杨在渊拜曰，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就来做我书童，给我打理书经集册，上课时与众一同学习。”韩璟念其自是知书达礼之辈，定不会受无偿，乃做如是打算。“别再多言，即日便入我私塾与众听课。”杨在渊乃随之而入。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话说这弘文馆乃长沙郡最大之学府，朱明时太祖封第七子朱梓为潭王，制长沙，其人仁爱，兴庠序，创“毓兴堂”，取意于毓大明之才俊，兴百代之帝基。之后延袭数百年，经明清两世，至民国，因湖南省与满清脱离而独立，废封建，遂改名曰“弘文馆”，自始建以来，尝出名士高爵无数，大半数湖广督府，惊世鸿儒皆出于此。有联为证:  
材雄三楚，学胜九州。  
又有词赞曰:  
试问文才哪？且看潭州斯处。教得国士与鸿儒，名成俊逸出无数。  
常说才彦雄三楚，不栉翻飞絮。太平最咏嘉句，危亡誓为家国去。 ——《梁州令》